

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六

宋 呂祖謙 撰

衛

說已見邶

淇奥於六反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孔氏曰武公和蘉侯子 朱氏曰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

又作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可知矣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於宜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瑳七河反如琢如磨瑟兮僩遐板反兮赫兮咺況晚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云反兮

毛氏曰興也奧隈也長樂劉氏曰奧謂水涯彎曲之地長樂劉氏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所弗迨也晉左思三都賦叙云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奧之產朱氏曰漢書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毛氏曰猗猗美盛貌程氏曰猗猗言竹之態匪文章貌王氏曰攷功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者有

文章之謂也 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僩寛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 大學曰如切如瑳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程氏曰赫兮咺兮盛德輝著于外也首章言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 釋文曰韓詩竹作薵徒沃反 云篇筑也石經同毛氏曰綠王芻也竹萹竹也 咺韓詩作宣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會古外反弁皮變反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程氏曰青青言其色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孔氏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是也武公諸侯則王用三采而璂飾七鄭氏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　程氏曰二章

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寛兮綽兮猗（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程氏曰如簀言其盛密比如簀　毛氏曰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程氏曰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　爾雅曰寛綽也（郭璞云謂寛裕也　程氏曰寛弘裕也綽開豁也）　毛氏曰重較卿士之車（孔氏曰周禮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

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横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乗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

程氏曰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為虐也毛氏曰寛綏弘大則雖戲謔不為虐矣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孔氏曰莊公楊武公子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

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至于其心寤寐間不忘君張氏曰此詩意怨而言樂者是終山澗不出之意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汎元反

毛氏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　鄭氏曰碩大也寤覺永長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　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

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楊氏曰矢如臯陶矢厥謨之矢自陳不能忘其君　釋文曰𥫔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毛氏曰曲陵曰阿薖寛大貌　楊氏曰自陳不得過君朝　董氏曰阿韓詩作干章句曰地下而黄曰干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曰高平曰陸　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

謂也　楊氏曰自陳不得告君以善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非所謂山澤之儒形容甚癯者也軸之義未詳以上兩章觀之蘇氏說差近但未見訓詁所出耳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

碩人其頎其機反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頎長貌　鄭氏曰褧禪也衣錦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太著說文曰褧檾也檾枲屬　朱氏曰褧儀禮作景禮記作絅　毛氏曰東宮齊太子也孔氏曰左氏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　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蘇氏曰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　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詩云譚公

維私譚子也　王氏曰言族類之貴

手如柔荑（徒奚反）膚如凝脂領如蝤（似修反）蠐（音齊）齒如瓠（戶故反）犀螓（音秦）首蛾（我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莧反）兮

毛氏曰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朱氏曰茅之始生曰荑脂之凝者曰膏）領頸也蝤蠐蝎蟲也（孔氏曰蝤蠐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瓠犀瓠瓣（朱氏曰瓠犀瓠中之子也言其方正潔白而北次整齊也）螓首廣顙而方（鄭氏曰螓謂蜻蜻也　孔氏曰蜻蜻如蟬而小有文此蟲額廣而且方）朱氏曰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　毛氏曰倩好口輔（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頷車也是牙外之皮

膚頰下之別名也盼白黑分朱氏曰白黑分明王氏曰言容色之美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注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下一句逸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始銳反于農郊四牡有驕起橋反朱幩符云反鑣鑣表驕反翟茀音弗以朝直遙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毛氏曰敖敖長貌　孔氏曰說舍也　毛氏曰農郊近郊　朱氏曰四牡車之四馬　毛氏曰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釋文曰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

汗又曰排沫孔氏曰此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鑣鑣盛貌孔氏曰四牡之馬鑣鑣而盛清人云駟介麃麃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孔氏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為之飾蓋厭翟也次其羽使相厭也朱氏曰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鄭氏曰以君夫人新為妃耦宜親親之故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釋文曰說本或作稅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朅欺列反

孔氏曰河在齊西北流董氏曰齊地西至於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活毛氏曰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說文曰濊凝流也朱氏曰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鯉也鮪鮥音洛也孔氏曰郭璞云鱣今赤鯉也鱣大魚似鱘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陸璣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鮥以今驗之

則鯉鮪鱣鮥皆異魚發發盛貌釋文曰魚著網尾發發然葭蘆菼薍五患反也孔氏曰郭璞云蘆葦也薍似葦而小陸璣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以今驗之蘆薍別草也揭揭長也　鄭氏曰庶姜謂姪娣　毛氏曰孼孼盛飾　董氏曰庶士其媵臣也　鄭氏曰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義之備而君何為不答夫人　釋文曰發韓詩作鱍孼韓詩作钀揭韓詩作桀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

相奔誘華（戸花反）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音配）耦故叙其事以風（福鳳反）焉美反正刺淫泆也（長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配雖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葢肇有人倫以來未聞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悔者宣公不道自班於禽犢不足紀也風化流於其民陷之於不義而顯況其生亦可傷哉故蝃蝀之詩不罪於其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於其君也）陳氏曰詩人葢有所指而云備一人之始末以為戒也

美反正刺淫泆此兩語煩贅見棄而悔乃人情之

常何美之有

氓之蚩蚩天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為期

毛氏曰氓民也　朱氏曰蚩蚩無知之貌　毛氏曰布幣也鄭氏曰幣者所以貿買物也　鄭氏曰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匪非即就也子者男子之通稱　毛氏曰丘一成為頓丘　鄭氏曰良善也將請也此民非來買絲但

來就我欲與我謀為室家也言民誘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非我心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民欲為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為期朱氏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

氓假貿絲而來即我謀本謀挈是女而歸也及氓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期也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成耳

乘彼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毛氏曰垝毀也　蘇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　李氏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其憂如此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言其既見也其喜如此　毛氏曰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　孔氏曰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繇辭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是卦之繇也　賄財遷徙也

歐陽氏曰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往爾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朱氏曰沃若潤澤貌　歐陽氏曰桑之沃若諭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殞又諭男意易得衰落(朱氏曰桑之沃若以比始者容色美盛情好懽洽之時也桑之黃落以比色衰而愛弛也)　毛氏曰鳩鶻

音骨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　鄭氏曰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為節　朱氏曰士之耽猶可說而女之耽不可說者婦人深自媿悔之辭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可觀爾非真以士之耽為可說而恕之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下孟反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

毛氏曰隕墮也　孔氏曰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　毛氏曰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鄭氏曰帷裳童容也　孔氏曰童容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為容飾爽差也　朱氏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棄而歸也女未嘗爽其所守而士者自貳其行葢由其心無所至極而二三其德故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

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朱氏曰靡不也夙早也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為勞早起夜卧無有一朝不然者與爾始相與謀約之言既已遂矣而爾遽以暴戾加已　鄭氏曰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　朱氏曰然亦何所歸咎哉但靜而思之躬自痛悼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朱氏曰及與也　毛氏曰泮坡也鄭氏曰泮讀為畔畔崖也　總角結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　晏晏和柔也　孔氏曰旦旦猶怛怛鄭氏曰言其懇惻款誠　蘇氏曰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　朱氏曰我總角之時與時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既不思其反復

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說文旦旦作悬悬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范氏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遇或不遇命也進不見答退不得歸則如之何以禮自止而已衛之賢女唯安於義命是以雖憂而不困也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　歐陽氏曰衛女之思歸者

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篧篧然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　朱氏曰我豈不思衛乎遠而不可至爾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于萬反）

泉源解見泉水　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也嫁于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毛氏曰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　歐陽氏曰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閑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直教反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橈音饒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　歐陽氏曰淇水滺滺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　朱氏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釋文滺滺作

滺滺白本亦作滺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九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杜預云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毛氏曰興也　鄭氏曰芄蘭柔弱孔氏曰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此草支葉柔弱　朱氏曰支枝同沈括云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　毛氏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

孔氏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可以解結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

朱氏曰雖則佩觿然無成人之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無禮餘無所能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鄭氏曰容容刀也孔氏曰大東云鞙鞙佩璲璲佩玉也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董氏曰攴石經作枝說文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韘之狀　毛氏曰韘

玦也能射御則佩韘孔氏曰玦決也挾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鈎弦用象骨為之甲狎也　廣漢張氏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葢莫掩矣　釋文曰甲韓詩作狎

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

孔氏曰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毋出與廟絶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毋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没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葢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戸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跂反予望之

毛氏曰杭度也　鄭氏曰誰謂河水廣與音餘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狹

孔氏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鄭氏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

孔氏曰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江南所

謂短而廣安而不傾者也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丁偽反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作然無明文可考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

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己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為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朅丘列反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為于偽反王前

驅

鄭氏曰伯君子字也　毛氏曰朅武貌　鄭氏曰桀

英桀　毛氏曰殳長丈二而無刃　朱氏曰婦人自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乃執殳而為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為容

朱氏曰蓬草也首如飛蓬髮亂也　毛氏曰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朱氏曰傳云女為說己容)膏所以膏首面沐盞潘也左氏傳遺之潘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曾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　鄭氏曰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願念也甘心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絶也　朱氏曰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甘心於首疾也

焉於虔反得諼況袁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每又音悔

毛氏曰諼草令人忘憂孔氏曰諼訓忘非草名背北堂也孔氏曰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㧾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痗病也　孔氏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　朱氏曰思得草之美者玩以忘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而心痗焉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釋文曰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董氏曰韓詩作焉得萱艸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所戒反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孔氏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不備禮而娶婚者多也 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造此哉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氏曰興也 朱氏曰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毛氏

曰石絶水曰梁　范氏曰狐獨行於水之梁失其所也　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毛氏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氏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唯季反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衛立戴公以廬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木瓜楙木也孔氏曰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瓊玉之美者說文曰瓊赤玉也

琚佩玉名　李氏曰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　朱氏曰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為報姑欲長以為好而不忘爾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遙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毛氏曰瓊瑤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毛氏曰瓊玖玉石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琚瑤玖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釋文曰玖字書云玉黑色 孔氏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七

宋 呂祖謙 撰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

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朱氏曰成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路均故也自是豐鎬爲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似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孔氏曰尊之猶稱王在風則早矣已比列國當言周而言

王則尊之　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主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蒲皇反徨音皇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　鄭氏曰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　說文

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氏曰黍可為酒　孔氏曰離離垂也　爾雅曰粢稷也孔氏曰粢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為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共疑焉說文曰稷百穀之長沈括曰稷乃今之穄也穄子例反　孔氏曰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毛氏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　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　鄭氏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

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　毛氏曰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葢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

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　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故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

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張氏曰黍離之詩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 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乃旦以風福鳳反焉宜曰幽王子孔氏曰平王

考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音西于塒音時日之夕矣

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氏曰鑿牆而棲曰塒孔氏曰寒鄉鑿牆為雞作棲朱氏曰君子之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　鄭氏曰言畜產出入尚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　朱氏曰雖欲使我之不思不可得也釋文塒作時曰本亦作塒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雞棲于桀日之夕

矣羊牛下括古活反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于杙羊職反 爲桀括至也 鄭氏曰苟且也 朱氏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于萬反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黄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且子徐反

程氏曰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董氏曰莊子曰以陽為充孔楊則陽陽者氣充於内容貌 毛氏曰簧笙也孔氏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鐷也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 鄭氏曰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 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氏曰路寢房中也譜云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 朱氏曰只且語助聲 蘇氏

曰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也

君子陶陶音遙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　孔氏曰翿舞者所持纛徒報反也　鄭氏曰敖者燕舞之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毋家周人怨思焉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况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而使畿甸之民遠為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况幽王之禍申侯實為之則平王所以不共戴天讐也乃不能討而反戍焉愛母忘父其悖理也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亦以此歟長樂劉氏曰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張氏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流蒲楚弱堪憂談詩若作奔湍解王鄭諸箋未易求　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　鄭氏曰平王母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縣是也迫於强楚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朱氏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遄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朱氏曰書呂刑禮記作甫刑孔氏曰呂侯後為甫侯

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蒲草也鄭氏曰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許諸姜也國語曰申吕雖衰齊許猶在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居疑反饉室家相棄爾音覲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

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為政荒民散將無以為國矣

中谷有蓷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土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氏曰興也蓷鵻音佳也　孔氏曰釋草云萑蓷郭璞云今茺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蕳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茺音充蔚音尉

孔氏曰暵燥也　毛氏曰仳別也　程氏曰蓷谷

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興夫婦

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　鄭氏曰慨然而

嘆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

蓋衰薄之甚者然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

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音嘯矣條其歗矣

遇人之不淑矣

氏曰修長茂者也長茂者為所暵　毛氏曰條條

然歗也　程氏曰歗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　董氏曰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　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葢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　毛氏曰啜泣貌　蘇氏曰泣者窮之甚也　董氏曰啜韓

詩作惙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孔氏曰桓王林平王孫諸侯背音佩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音洛其生焉朱氏曰按左傳鄭武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即位將卒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五年王遂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

百罹力支反尚寐無吪五戈反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為羅　鄭氏曰尚無幾也

毛氏曰罹憂吪動也　朱氏曰為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　鄭氏曰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孟氏曰雉兔者往焉蓋采捕於野者多得雉兔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為比也兔之大以比諸

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雎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古孝反

毛氏曰罦覆車也 孔氏曰下傳罿罬與此一也釋器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 孔氏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繴早覓反罥古縣反 造為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昌鍾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

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氏曰罿罬張劣反也釋文曰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庸用也聰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力軌反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　鄭氏曰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孔氏曰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一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

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興也緜緜長不絶之貌　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聯屬自有宗族之義　毛氏曰水厓曰滸

渤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滸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

物之性也　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　李氏曰王既以他人為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族也蘇氏曰王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毛氏曰涘厓也　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灑下漘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　毛氏曰昆兄也　李氏曰不與我相聞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為　李氏曰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

孔氏曰既以葛蕭艾為喻因以月秋歲為次也設文各從其韻也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孔氏曰釋草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也　孔氏曰三秋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取

其韻耳

彼采艾五蓋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

毛氏所謂事雖小益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傳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剌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剌今

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歟蓋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大車檻檻毳尺鋭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也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鄭氏曰毳衣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孔氏曰毳衣衣三章裳二章王氏曰

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為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然則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大車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啍啍重遲之貌璊赬(敕貞反)也 孔氏曰赬淺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為赬毳衣績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騅其赤者如赬二章各舉其一爾 王氏曰如菼言其衣之色如璊言其裳之色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毛氏曰毳生皦白也　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　朱氏曰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呂氏曰古之所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坎而葬也葢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復啟之以納後喪仁人有所不忍有禮者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

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桓王子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留氏子嗟字也李氏曰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之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鄭氏曰施施舒行孟子曰施施從外來陳氏曰施施自得之貌蘇氏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為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朱氏曰將其來施施望之之辭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朱氏曰子國亦字也毛氏曰子國子嗟父　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毛氏曰玖石次玉者　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八

宋 呂祖謙 撰

鄭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

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莘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釋文曰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緇側基反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

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孔氏曰武公掘突當平王時父謂武公父桓公也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　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

其旨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緇黑色　王氏曰緇衣朝服也　毛氏曰卿士聽朝之正服也　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考工記鍾氏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　程氏曰宜言其備　毛氏曰改更也適

之也　蘇氏曰諸侯入為卿士皆受館於王室　毛氏曰粲餐也蘇尊反　王氏曰粲粲治之精者　朱氏曰漢有白粲之刑給舂導之役是也

范氏曰桓公武公之為司徒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　朱氏曰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其或敝也則予願為子更為之　范氏曰適子之館兮親之也還予授子之粲兮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之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　朱氏曰又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　鄭氏曰造為也

緇衣之蓆音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蓆大也　程氏曰蓆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七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

道而公弗制祭側界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為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

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敘此詩以為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音起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也里居二十五家為里杞木名也孔氏曰杞柳屬也生水傍葉麤而白色理微赤折言傷害也

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　鄭氏曰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　朱氏曰雖知汝之言誠可懷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

我里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呂氏曰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　毛氏

曰諸凡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彊忍之木孔氏曰園者圃之蕃故其内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為車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如待人僚祖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

所不忍也仲可懐也父毋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市戰反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遵反美且仁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　鄭氏曰洵信也　歐陽氏曰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　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為仁以飲酒為好以善服馬為武（楊氏曰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狩（手又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　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

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　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别之非謂段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范氏

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為世戒也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袒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帷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為叛得乎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下繩證反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

素口反火烈具舉襢音袒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戒其傷女孔氏曰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爲　毛氏曰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服諧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者也兩服如驂與服諧和中節然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藪澤禽之府也　朱氏曰烈熾盛貌　毛氏曰具俱也襢裼肉袒也孔氏曰李巡曰襢裼脫衣見體曰肉袒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

陳氏曰火烈具舉疏以為宵田不知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　朱氏曰國人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得衆如此　釋文叔于田作大叔于田者誤無作毋曰本亦作無

叔于田乘乘黄兩服工襄兩驂雁行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　鄭氏曰兩服中央夾轅者孔氏曰小戎云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為驂則知內者為服故言兩服　襄駕也上駕者言為衆馬之最良也　朱氏曰猶史所謂上駟也　雁行者言與中服相次敘孔氏曰雁行者兩驂與服馬其首差退　良亦善也

毛氏曰揚光也忌辭也　朱氏曰抑發語之辭

毛氏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　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音冰　忌抑鬯敕亮反　弓忌

毛氏曰驪白雜毛曰鴇郭璞曰今所謂烏驄馬齊首馬首齊也

鄭氏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朱氏曰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岀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毛氏曰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掤所以覆矢孔氏曰掤左傳作冰箭筩蓋也鬯弓弢吐刀反弓孔氏曰鬯者盛弓之器鬯謂弛弓而納之弢朱氏曰鬯弓囊也

鄭氏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朱氏曰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

釋文慢作嫚曰本又作慢

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叚之輕淺如此宜

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反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烏路反而欲遠于萬反之不能使高克將子匠反兵而禦魚呂反狄

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孔氏曰文公捷鄭厲公子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 鄭氏曰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

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反）二矛（莫侯反）重（直龍反）英河上乎翺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　毛氏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鄭氏曰駟四馬也　毛氏曰介甲也

孔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息　鄭氏曰二矛酋矛夷矛也（孔氏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長短不同其飾相累又云一矛而有二備折壞）　毛氏曰重英有英飾也（孔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

染為英飾盖絲纆而朱染之　王氏曰英之以毛羽　朱氏曰翱翔無事之貌永嘉鄭氏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為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毛氏曰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云荷舊音何謂刻矛頭受刃處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　韓文云韓詩喬作鷮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徒報反左旋右抽敕由反中軍作好

呼報反

毛氏曰軸河上地也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

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　鄭氏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其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

兵車之灋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氏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說文曰詩曰左旋右搯士刀反　搯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拔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直遥反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朝焉

羔裘如濡音儒洵音荀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以朱反

毛氏羔羊傳曰大夫羔裘　毛氏曰如濡潤澤也

歐陽氏曰洵信也　釋文曰韓詩曰侯美也　朱氏曰其語助也　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舍猶處也　毛氏曰渝變也　鄭氏曰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董氏曰韓詩彼其作彼已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悅絹反）以豹皮也　孔氏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袖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　孔甚也司主也

羔裘晏（於諫反）兮三英粲（采旦反）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　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然亦未詳其制也朱氏曰英裘飾也　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　朱氏曰粲光明貌

毛氏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之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市坎反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摻擥袪起居反袂面世反也孔氏曰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為袂之末俱是衣袖　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絶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兮不寁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魗棄也孔氏曰魗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　蘇氏曰好舊好也

武公之朝葢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寁故也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懐其舊者亦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悦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呼報反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反）將翱將翔弋（羊職反）鳧（音符）與雁

毛氏曰明星啟明也（解見大東）鄭氏曰弋繳（音灼）射也 孔氏曰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註云結繳於矢謂之矰茀矢象焉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矰音增茀扶弗反）夫婦相警覺以夙興 朱氏曰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言不止於雞鳴矣婦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之意者明星已爛然矣如是則可以翱翔而往弋取鳧雁而歸也

歐陽氏曰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

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

毛氏曰宜肴也朱氏曰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曰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人之職

也婦人謂其夫既得其鳧雁以歸則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其和樂而不淫也孔氏曰琴瑟之樂在於侍御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為子雜佩以贈之　毛氏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朱氏曰珩

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蠙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琚如圭而兩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珩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銳橫繫於瑀下與璜齊行則衝璜出聲也　呂氏曰雜佩非特玉也鐫燧箴管帉帨凡可佩之物也　蠙毗民反鐫宣為反燧徐醉反管忘緩反帉敷文反帨所類反　問遺尹季反也　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

順　張氏曰言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

鄭氏曰順謂與己和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　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大子忽

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七計反之齊女賢而不取促句反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鄭氏曰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孔氏曰左傳云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此言齊女賢而不娶謂復請妻者

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葢見忽之弱為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葢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

其再入也不能懲創而用賢於是至有目之爲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餐不能息也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益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絶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如字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恤旬反美且都

毛氏曰親迎魚敬反同車也鄭氏曰女始乗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舜木槿音謹也孔氏曰其華朝生暮落佩有瓊琚所以納間孔氏曰納衆玉與珩

上下之間　孟姜齊女　鄭氏曰洵信也　毛氏曰都閑也　孔氏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王氏曰古之人於玉比德焉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言所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車顔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　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　李氏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　長樂劉氏曰謂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

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葢其為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孑孑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强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為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嗤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美所謂賢者佞智者愚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

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釋文曰橋本亦作喬　鄭氏曰游猶放縱也　毛氏曰龍紅草也孔氏曰龍草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　張氏曰游龍是紅草也其枝榦樛屈著土處便生根如龍也

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者也　孔氏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　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

不唯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他洛反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氏曰蘀槁苦老反也 鄭氏曰槁謂木葉也 孔氏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

則落葉謂之蘀 蘇氏曰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

陳氏曰風其吹女者吹蘀槁也 鄭氏曰叔伯羣臣

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昌亮反而和胡卧反也

相謂也羣臣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則我將和之

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遙反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盍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善戰反命也鄭氏曰權臣祭仲也

程氏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問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則為獨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兮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

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宜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朱氏曰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　毛氏曰憂不能息也

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矣疎其可親親其可疎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起連反)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資利反)行(下孟反)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鄭氏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毛氏曰惠愛也　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　歐陽氏曰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求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

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　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前漢地理志曰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　鄭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手_{芳凶反}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隂不和_{胡卧反}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手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手豐滿也巷門外也　鄭氏曰子謂親迎者有親迎我者面貌手手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　孔氏曰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　孔氏曰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士昏禮主人揖賔入于廟賔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　程氏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女不將迎也

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鄭氏曰褧禪音丹也蓋以禪縠戸木反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

士妻紂側澾反衣纁許云反袡如鹽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已者從之志
又易也朱氏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孔氏曰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詩須
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
有褧故互言之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吐鼎反者茹藘茅蒐所留反也孔氏曰除地去草故云町町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爾雅曰陂彼宜反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陂朱氏曰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誌其所欲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間之辭釋

文墠作壇曰依字當作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氏曰栗行道上栗孔氏曰行謂道也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行列貌伐柯傳即就也　朱氏曰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誌其處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俟其就己而俱往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凄凄七西反雞鳴喈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興也　陳氏曰凄凄寒凉之氣　毛氏曰風且雨凄凄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　朱氏曰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敕留反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　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言積思自此而愈也李氏曰言如病之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　鄭氏曰已止也　范氏曰如晦又甚於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為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致行有漸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

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强之於學亦豈能哉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顛頽沛於末流以紓目前之患而以學為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　范氏曰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禮父母在衣純以青　純諸允反　鄭氏曰嗣續也　程氏曰世亂學校不脩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

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遽爾棄絶於善道乎　董氏曰石經作子袗說文曰交衽也爾雅曰衣眥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瓀如兖反珉亡巾反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瓀玟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　不來者言其不一來也

挑他羔反兮達他末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恣　鄭氏曰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為樂孔氏曰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　程氏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怠廢一日怠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達作逹石經挑作叏許慎說文兼用此二字

子衿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居望反）女

揚之水解見王風　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寡也　孔氏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汝二人而已　毛氏曰廷誑也　范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鮮兄弟唯予與女無親也無信人之言人實

廷女小人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亾也

無信人之言非敎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强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懐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

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孔氏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年突使祭仲壻雍糾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也　朱氏曰五爭首尾二十年　曾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於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為閔亂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洛我員音云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孔氏曰縞細繒也綦巾蒼艾色　孔氏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　范氏曰今女之委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者非我思慮之所能及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思保其室家以相樂也孔氏曰彼衆女之中有著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絶去且得少留以喜樂我云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徐反

縞衣茹藘聊可與娱

毛氏曰闉曲城也闍城臺也　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

荼英荼也　鄭氏曰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孔氏曰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旣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英是白貌吳王夫差黄池之會言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茅荼秀亦以白色為如荼

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

鄭氏曰茅蒐染巾也　朱氏曰茅蒐可以染絳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音萬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君之澤不下流葢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赴端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於阮反兮邂戸懈反逅胡豆反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野有

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歐陽氏曰男女昏娶失時邂逅相遇於艸野之間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如羊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瀼瀼盛貌臧善也　朱氏曰與子偕臧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側巾反洧于軌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

莫之能救焉王氏曰羞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為至於如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為可哀君之失道也為可刺

范氏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前漢地理志云鄭地右雒左濟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顔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息旬反訏况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灼反藥

毛氏曰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鄭氏曰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渙渙然　李氏曰說文云渙流散也蓋春冰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蕑蘭也陸璣疏曰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鄭氏曰既已也洵信也　毛氏曰訏大也勺藥香草陸璣疏曰今藥草勺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　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　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也　陳氏曰勺藥者溱洧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芳之草而

為淫泆之行　鄭氏曰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寛閒之處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女情急故使男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寛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

朱氏曰士與女既相與戲謔又以芍藥為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　釋文曰洵訏韓詩作恂盱樂貌也

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為他物

葢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

不論爾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瀏深貌殷衆也　鄭氏曰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八